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八

回奏

潞王薨逝揭

該文書官冉登捧出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覽河南撫按官奏報朕弟潞

王乃因思慕

聖母仙逝成恙未愈偶爾疢火上壅於五月十五

日辰時薨逝朕甚悼切傷感合行事宜卿等即

著該部查優厚例出旨朕欲遣一內官往弔卿

等可詳議來行特諭欽此竊惟

潞王為
皇上同氣周親分封以來素昭令德誼宜永膺福
祉與國同休令乃以追思
聖母之故一旦薨逝是其孝本因心毀至滅性
王之賢固因此益彰而其情亦可悲已
皇上友于之愛篤於平時況值此大變能無孔懷
之戚悼切傷感在
聖心誠有不能自已者除合行事宜應從優厚臣
等即遵
諭傳示該部查例外其

欽遣內官往弔出自

皇上特恩以恤

潞王之私則為至仁以推

聖母之慈則為至孝情禮無至度越尋常臣等不

勝欣服其當用祭文祭儀及應行諸事容臣

等再加酌議奏請惟望

皇上抑情就禮保攝

聖躬臣等不勝至願所有

聖諭尊藏在閣謹先具回奏以

聞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親藩薨逝恭慰

聖懷疏

奏為

親藩薨逝恭慰

聖懷事臣等竊視我

皇上孝友之性超古帝王項者

聖母升遐已深哀痛乃茲復有

潞王之變在

王既因思慕

聖母而傷生在

皇上必且篤念
賢王而增悼骨肉手足至情臣知
聖心之難以自解也但
聖躬爲
宗社蒼生所倚賴當以天下國家爲重
勉抑哀情以慰幽明之望臣等聞之盛衰禍福相
爲倚伏
皇上臨御四十餘年太平何道之長單厚多益之
慶千古僅見乃日來
宮闈天性之間亦多故矣

聖母崩

皇太子妃逝

皇太子弟四子殤今

潞王又繼之事變相仍

宸衷慘怛臣等不勝憂伏望

聖明葆嗇精神以

親政務而無益之嗜好悉捐

廣收名德以備股肱而久滯之咸心盡化于以

培前休而篤後祜是尤臣等惓惓愛

君之一念也臣等不勝悚息懇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慰具見忠愛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三十日

回奏遣內官弔

潞王諱

俞蒙

聖諭以

潞王薨逝欲遣內官往弔臣等仰見

皇上篤天倫

恩隆同氣一以廣因心之友愛一以體

聖母之慈懷仁孝並行情禮兼備甚

盛舉也臣等稽諸往例凡

親王妃薨率遣內官弔祭給與

勑書若

親王則無內官致祭之例今

皇上有此特典令無容臣等撰

勑一道令賫之以往於以彰

朝廷之殊䘏增

藩國之休光此亦禮之可以義起者臣等又查

得凡

親王薨逝其子幼弱不能任事者即

勑王妃管理府事但舊例必待本府[illegible]撫按官奏

請方為題准今

潞王於

皇上手足懿親與他藩原自不同即破格優恤亦不為過合無

勅下該部照例具題

勅令王妃管理本府家事免其奏請是又

皇上憫死恤孤之德意超出尋常而非臣等所敢擅定也伏惟

聖明裁奪發下施行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甚悉朕意朕弟潞王素遵禮遵

內官往弔著給與勑書其祭儀及管理府事著

該部照例詳議具奏來行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一日

遵

命題

主疏

奏爲

君命難違臣義當決懇不得已苟延旬日以完

大禮事該臣以病乞歸因條陳緊要時政奉

旨朕覽卿奏直陳時政切要具見愛君憂國之誠

補大僚諸事稍俟檢發起廢亦當詳覽施行高

家事知道了卿雖調攝在寓常以國事爲心何

乃堅臥求去屢諭不起茲令

聖母梓宮發引期迫卿宜遵旨即出共襄典禮以
慰朕懷愼勿再辭該部知道又該禮部題爲喪
禮事奉
旨題
主大學士葉向高欽此臣以不才積愆深重頻辱
聖慈殷勤
慰諭至以題
主大禮屬之匪人臣且感且愧意欲具辭而自念
受
聖母厚恩

皇上命以供役義不當辭且同官臣從哲存閣中
辦事勢不能往又無可辭臣雖病也尚當匍
匐扶擕以完此事禮成之日望
皇上速放臣歸臣若復赧顏抱病再入
綸扉則是良心盡死不當覥息于人世矣其諸
切要時政
明旨開諭檢發施行者望
皇上留神detail發尚寀之揭留同知人情惶惶朝不
謀夕如使同知有意外之虞則地方之禍愈
深寀之罪愈大將來更爲難處

皇上諭臣以知道知

聖心已有一定之處分惟

睿斷一日則地方蚤安一日而

皇上亦省一日之煩賾此臣之所冒昧瀆祈而不

能自已者也至于李朴未上疏之先臣若知

其姓名既上疏之後臣若與有往返天地鬼

神當共誅殛部覆降調臣與同官屢請

批發有何私意紛紛議論東牽西扯皆臣耳目之

所未及心思之所未到臣聞大臣被言義當

引咎不宜置辯身將隱矣焉用文之惟是以

臣生平之伎倆今日之催力又五日京兆猶

煩諸臣之過計鰓鰓慮其害人則臣罪矣臣

不勝怵息惶懼之至奉

聖旨覽奏知卿避命恭請

山陵題

主具見忠敬髙冢朕卿有處分可候旨行李朴妄

言原與卿無干何必置辯卿宜安心事完即入

閣佐理以慰朕懷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二日

請分遣大臣護喪揭帖

昨蒙

發下禮部本以

聖母皇太后發引請

點文武大臣分送及勳戚武職諸臣恭候

聖明點用無容再議惟是九卿堂上官見在止七八員除禮工二部侍郎以職事當行外止五六員以舊制論之即空國而行猶為未備若盡點以去則部院卿貳無一人在京豈成事體且以都城之廣大

宮禁之崇嚴居守無人空虛可慮此又臣等所

爲凛凛也伏望

皇上查照前開職名除侍郎孫愼行林如楚外再

點一二員使之恭詣

山陵沿途護送其餘俱免分送令在本衙門辦事

庶行者有人則

大禮不廢居者有人則重地無虞此時勢之不得

不然而非臣等所敢專也伏候

聖裁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四日

請申飭防守揭

恭遇

聖母皇太后梓宮發引在

皇上竭誠以襄大事在群臣循分以效微勞萬衆

奔趨群情鼓舞

皇上無窮之孝思亦可少慰矣惟是內外大小官

員及旗校軍匠人等幾於舉國而行內地空

虛不無可慮且以都城之廣大

宮禁之崇嚴當法度廢弛之餘人心玩愒之後

合宜申飭用警疏虞伏乞

嚴諭兵部行令該管衙門各遵職業申明禁令巡
緝奸宄隄備非常務比平時十分加謹以保
無虞庶
天語一頒人心震肅安京邑而奠
宸居實目前之要務也臣等謹僭擬
諭旨一道仰乞
聖明裁改發下施行適倘兵部將有條陳之疏亦
[illegible]望
皇上留神速賜批發中外幸甚臣等幸甚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六日

回奏

聖諭扶掖躬送

梓宮揭

該文書官張文元捧出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自足疾遇朔望并各節皆朝

謁

聖母

聖母見朕足痛步履不便

聖母慈恩傳准著人攙扶行禮今恭遇

聖母梓宮發引所行禮儀朕當親行以盡孝誠足

疾尚未痊可恐弗成禮捧請
神帛謁
祖著遣貟官恭代朕遵奉
慈命用人扶掖拏送
聖靈卿等傳示侍洪宸潔虔敬慎奉行令諭卿等
知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平日孝敬之誠及
聖母從來體恤之意可謂情禮無盡矣今值
梓宮發引
皇上宜何如哀痛何如戀慕凡送終大禮豈忍有

一毫之不備一事之不週况惟是
聖衷摧毀之餘足疾未盡平復捧帛謁
祖之禮委難躬行臣等即遵
諭傳示
遣眞官侯拱宸務仰體
聖心潔虔敬慎蠲誠奉行其攀送
聖靈
皇上仍宜恭奉
慈命暫令左右扶掖行禮庶
皇上尊

祖之念得以少伸而
聖母在天之靈亦可終慰矣臣等竊見
皇上於喪事總總之際而
聖敬愈益祗肅
聖慮愈益周詳自非
純孝至德由於性生何能周旋中禮如此臣等益
不勝欽服所有
聖諭尊藏閣中謹具囬奏以
聞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八日

請用人夫擡

宮閣

臣等自

大明門步送

坤寧輿因陰雨泥濘又器具不精人夫短少共行甚難該太監李恩承康侯徐應坤復撥營軍湊用稍得前進而軍夫不慣扛擡終是不便直至一鼓方到土城關若一路如此稽延

非但

聖靈不安亦恐躭誤時日臣等與獻與使等計議

須
嚴令五城速撥精壯慣熟人夫三百名責令停當
兵馬管押卽赴前途聽用雖于今日未必能
及而明日亦有濟矣臣等愚見如此伏候
聖明立賜裁斷臣等不勝顒望之至奉
聖旨朕昨攀送
聖母梓宮自午門一帶落雨至承天門外行禮畢
回哀思
梓宮難行驚慌憂懼覽卿等執紼步送
聖母靈輿勞苦可念所奏添撥人夫前赴幇助協

濟應用尤見敬愼至意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請更換扛木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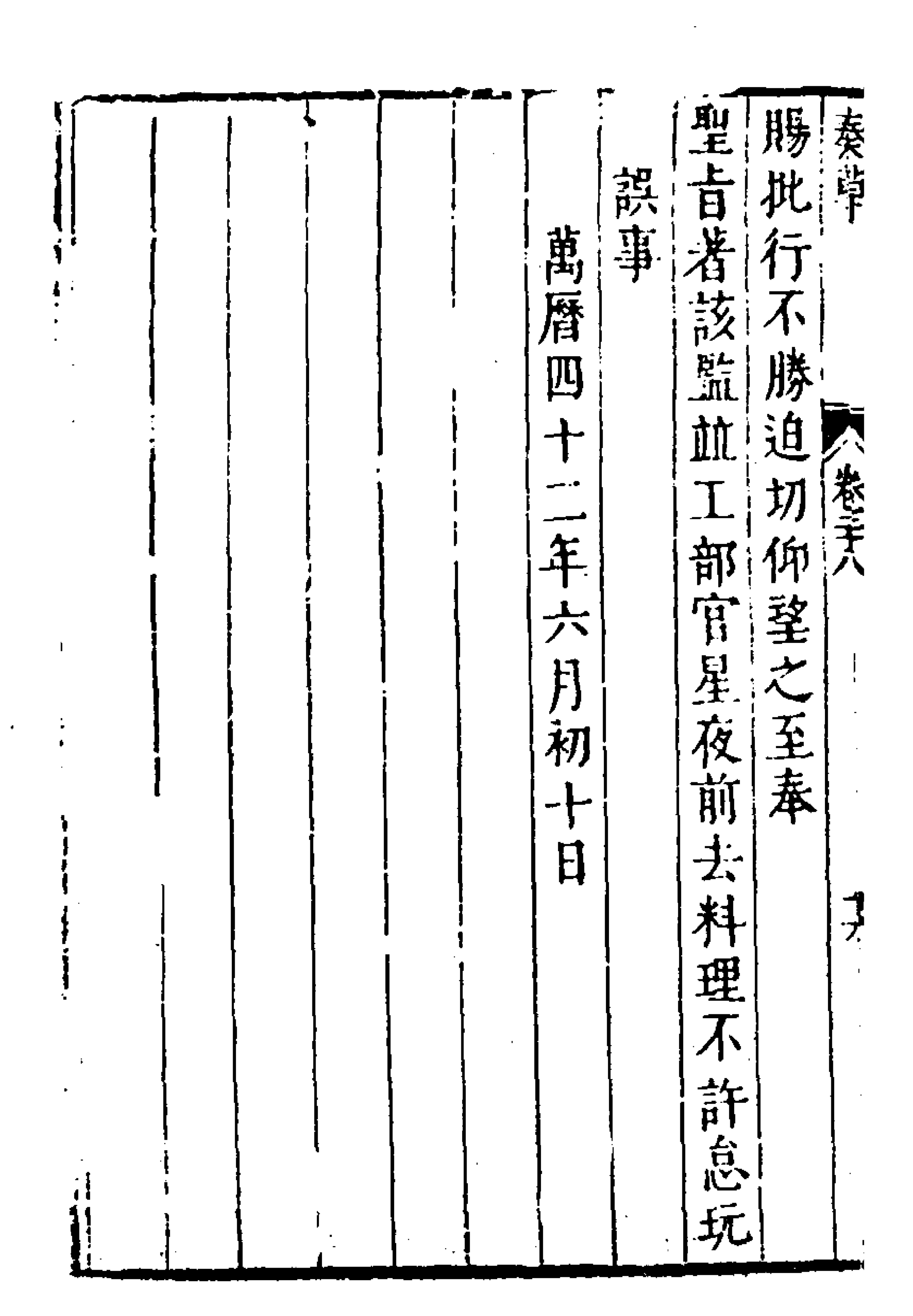
臣等昨見

梓宮起發方到土城心切憂慮誠恐營軍扛擡不慣再致稽遲故請行五城選撥人夫前往協濟尚書王家乾差人來言

梓宮昨夜未至清河以扛木將傷難以前進臣等不勝驚駭合宜急令該監選擇堪用木料派撥夫匠前去修理更換庶行期不誤

聖靈得安伏望

皇上留神並將臣等前揭即



勝批行不勝迫切仰望之至奉

聖旨著該監並工部官星夜前去料理不許怠玩誤事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梓宮安行摺

昨奉

聖旨知

皇上以

梓宮行遲心懷憂懼臣等不勝悚仄今早接得禮

部揭帖謂

梓宮昨日未刻已到清河適見兵部尚書王象乾

疏具言夫匠齊集

梓宮行甚穩妥象乾仍親自督率護送務期初十

日前至沙河此見諸臣仰體

衷協心經理從此前進自可及時安駐無誤以合

期伏望

皇上少紓

聖懷毋過憂慮保攝

聖體以仰慰

明靈至於臣等執紼躬送自是常分何敢言勞乃

蒙

溫諭下頒殊深感激仍望

皇上將象竟疏即刻

批發使中外曉然亦

聖靈安妥不致他疑
大典幸甚奉
聖旨朕昨因
梓宮行進心甚憂懼今知卿等與諸臣協心經理
梓宮護送無誤吉期知道了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恭赴

山陵題

手摺

該臣奏

命題

至臣素有足疼之疾前月傷尚未全愈此數日

步履更覺艱難惟求得為

聖母供役不勝大幸即一息尚存亦當黽勉已於

今早趨赴

山陵恭候十五吉期行禮前發引日偶值陰雨

靈輿行遲以致
聖心深懷憂念今連日晴明人夫齊備
靈輿可以安行必不稽誤是亦
聖孝之所感動也伏望
皇上稍抑哀思以安
宗社臣不勝惓惓之至奉
聖旨覽奏知卿趨赴
山陵恭候題
主具見致身為國赤誠忠慎朕心嘉悅目今典禮
頻仍中外多事全賴老成匡濟拯扶時艱供事

早卿宜遵屢旨卽入閣輔理以慰朕佇望至意
勿得再有托詞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題

主復

命揭

奏爲題

主復命事臣奏

欽命恭題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后神主於本月

十三日前詣

山陵十五日巳時掩

玄宮後恭題

神主訖是日天氣晴明風物和美執事各官百凡
　　慈傍臣亦送入
玄宮徘徊瞻遡
先帝之靈爽如存
列后之音容咸在歡然燕好當不異於生前儼若
　仙遊亦奚戀於塵世蓋
皇上大孝已成始而成終郎
聖母全歸亦盡善而盡美此臣之所爲感觸興思
　而欲以仰慰
聖懷少解哀慕之念者也臣病患未瘥力疾行禮

事完回還合當復
命已於今早扶掖赴
文華門叩頭所有下情容另疏陳請謹具題
知奉
聖旨覽奏知卿恭請
山陵題
王禮畢
聖母大事全賴卿竭誠盡敬終始贊襄恭慎忠勤
朕心嘉悅不已卿前恙已愈時事方殷閣務繁
多需卿料理甚亟望旦夕即出以慰朕懷慎毋

再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感觸

聖孝乞休第四十五疏

奏爲愚臣感觸

聖孝益物私衷哀懇

聖明亟賜放歸事臣觀

皇上之事

聖母尊養備隆志物無盡合四海九州以奉

長樂之歡者四十餘年可謂千古之僅見矣而且

當

逢和之時虔請代之禱比

升遐之日勁擗踊之哀鴻名顯號極典上儀凡可
以自效于
聖母者更無一毫之不盡至于
靈駕啓行攀號擗送
山陵襄事延佇焦勞天地鬼神皆爲感動于斯時
也凡戴顏而而爲人子者孰不自與其罔極
之思而茍有人焉覩恩莫報墳墓久荒乃恬
然立于
聖明之朝不思引退豈非天下萬世之罪人哉請
即以臣言之臣海上孤生家世貧賤其生也

爲嘉靖己未之年適當倭亂室廬焚燬人民逃竄臣母懷臣彌月爲倭所追徒步奔馳產臣于曠野旁無一人自斷其臍復抱之而走野棲露宿饑餓不支更數日臣父始覓得之相與扶携逃生屢瀕于倭幾死而免者數四如此五六年倭難始息又值荒年殍死無數臣父母減衣損食課臣讀書臣備員詞林父母相繼淪沒未嘗受臣一日之養草率營塟不能成禮自除服補官二十餘年南北仕宦不得一登先人之丘壠荒塋頹廢洪水漂流

每一念及痛心刺骨人皆有父母臣之父母
劬勞獨甚人皆有子臣之爲子不孝亦獨甚
皇上大孝錫類及于普天率何獨使臣向隅而無
訴乎臣自入綸扉再承
寵命每欲躬奉
璽書匍匐墓次一告先人之靈而後葺治封樹小
搆墓廬長依先人魂魄以没世庶幾少償疇
昔之愆卽溘然而死亦無所憾此臣之所泣
血哀鳴屢瀆
君父而不能自已者也如

皇上堅不放臣使臣困死長安永爲不忠不孝之
鬼將何顏面見臣父母于地下乎其干
皇上亦何利之有
皇上臨御以來輔臣得請而去者頗多其不得請
者卒斃闕以死天下人于得請者咸頌
皇上之慈仁于死者每恨其退休之不蚤而亦惜
皇上之過于牽留使其喪身辱名而後已也
皇上之恩臣如此愛臣如此試爲臣謀將何居乎
臣往歲不去猶曰綸扉無人今春不去猶曰
藩封未啓日者不去猶曰

山陵事重今皆竣矣若復不去是真無禮無義之尤不容于堯舜之世者矣臣言及此有淚萬行伏望

聖慈蚤

賜俞允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朕以

山陵禮畢望卿即出贊襄何爲復有此奏卿乞歸展墓具見孝思朕非不體念但大臣當以國事爲重義不得復顧其私况今煩議漸消群情稍輯正賴卿從容調燮濟世和平何故堅持去志

並從入閣慰殺眷倚之懷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山陵事完恭慰疏

奏為

大禮告成恭慰

聖懷事臣等竊覩

皇上自

聖母升遐不勝哀慕即昨奉迎

神主還京午門跪接情禮兼盡真

帝王之盛節也今大事已襄

慈靈安妥其在

聖心亦可少慰大小臣工咸望

皇上勉抑孝思
留神政務于以保
聖躬而
隆化理此實
宗社蒼生之大幸也臣等忝備股肱不勝惓惓之
至奉
聖旨朕覽卿奏慰具見忠誠敬慎至意知道了禮
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乞休第五十疏

奏為臣義決不可留但求

發放事臣杜門三月遷延不去只為

聖母大葬未襄今已襄矣臣感觸

聖孝欲乞此骸骨歸死於先人塚墓之傍具疏懇

請其間所述臣父母養鞠之艱難流離顛沛

之情狀百未盡一然字字皆真臣之鄉人無

不知之非臣今日敢為飾說以欺

君父也竊意

聖明覽之必惻然動念即放臣歸乃復奉

温旨督臣入閣臣捧讀泣下悲傷欲絶自憐自悼

臣之微誠不足動

天乃至於此夫使臣奉

命勉留可少補於國事則昔人有移孝作忠之說

猶可以藉口也乃臣平日既無孝之可移今

日不忠之罪又更甚於不孝累

君累國累已累人強留一日即添一日罪案此合

智愚賢不肖惻臣愛臣之人所共知者臣獨

無良心而能靦顏以居此乎

明旨責臣以國事為重不得顧私不知臣之決去

正所以爲國非爲私也以

皇上至孝光照精神孚格鴟鴞且革其性豺狼猶

變其心而臣二十年離鄉背井抛棄墳墓恬

然不歸公私俱失忠孝兩虧非但得罪於士

紳不容於

聖世旦夕者化爲飛禽淪爲走獸卽鴟鴞豺狼且

羞與爲類矣臣言至此斷無復留之理伏望

聖慈哀憐矜憫卽放臣歸臣父母何知亦生生世

世啣結地下也至於煩議之消與不消群情

之輯與不輯臣去國之人何敢知焉臣不勝

月死哀鳴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請　加恩僕駙馬樹

適蒙

發下駙馬都尉侯拱宸後

命本臣等竊謂

山陵大禮

皇上極其慎重拱宸自受奠獻之

命竭誠行禮朝夕無違對越駿奔始終有恪是真

能仰體

孝思無負委任矣臣等猶憶

孝安皇后發引時拱宸亦充奠獻使一人而再遇

大禮兩承
明命尤從來所無
皇上似宜少加恩禮以酬其勞是亦慎重
大禮之一端也惟是駙馬加恩之例或
賜有與或無賚銀幣皆出一時
特恩非臣等所敢擅擬謹將原本封進恭候
聖裁如以臣等所言不謬或徑賜
御批或
傳示臣等擬票臣等不勝冐昧懇祈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請撤稅監及爲各官給憑揭

臣竊念

朝廷之所以立惟此紀綱今稅使脅辱巡撫繫縲職官凡在見聞無不驚駭若縱其仍在地方不行罷撤則紀綱蕩滅禍亂必生昔魏羽林軍燒張彝第竟罷不問高歡遂散財結客魏以大亂臣等以爲宋之荼毒一方其罪猶小而壞

朝廷之紀綱其罪爲大臣等再三苦請不獨爲一方生靈惜實爲

國家安危計也
皇上即不暇恤此一方而念及紀綱念及安危其
能以愸然乎如
皇上以家故危天下壞紀綱其何辭以對
祖宗列聖之神靈乎前奉
明旨許臣即有處分業已再旬豈可更遲延不决
令海內苦榷稅已極其引領停罷如在湯火
者之求生
皇上即未肯遽停且將福建廣東二省稅銀責令
有司徵解其沽微

聖恩亦自不淺耳至於二月四月急選大選併教

職千有餘人候選日久困苦不支人情囂囂

謂從來未有之事

皇上試思此各官者可使之終困長安竟不到任

乎計

聖心亦知其必無之理矣則何如蚤發遣一日使

各官得蚤行一日免一日之淹留也目前緊

要事甚多獨此二事更不容緩故臣敢復冒

昧言之伏望

聖明蚤賜裁斷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止 福藩食鹽摺

適蒙

發下

福王一本

上傳出旨准他 臣等細閱本中大槩欲將

欽賜食鹽開店貨賣此其事之可行與否 臣等尚

未及致詳惟是以

藩國之尊而下侵商賈之事以食租衣稅之富

而爭取錙銖之利於體統亦甚褻矣況差官

支取或滋夾帶之奸定價貿易終無兩平之

理至於欲移潞藩鹽店於別府恐於人情事
體尤屬不便此其關係地方利害非細故也
臣等愚意似宜
勑下戶部酌議可否具奏取自
聖裁方為穩妥謹擬票呈
覽恭候
聖明批發臣等不勝惶恐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乞休第五十一疏

奏為懇 臣求去情迫萬難停留懇

恩亟允事該臣屢次蒙

恩慰留每奉一番

温綸卽增一番愧苦使臣萬分中有一分之可留

有一分之能留豈敢復有塵瀆思之又思惟

有一去則公私兩便故冒昧再陳一二家人

數扛行李皆整頓以待惟

俞音朝發而臣可夕行矣乃顒候數日未蒙

賜允豈

聖心以驅使年久
君臣情深不能卽割耶臣聞之君臣猶父子也父
之愛子教以義方君之愛臣全其終始臣八
載叨塵蒙
恩已極未有寸報今日得去尚可苟延殘喘幸免
譴誅如濡忍不決則罪戾日增莫知所稅駕
矣昔之人臣求去何有三宜依且不可留人
主皆不奪其志今臣之宜去何止於三而其
爲不可留又復但以區區下衷誠願及
皇上之念臣也而放臣歸休臣得就死先人塚墓

以少盡人子之心天下人孰不頌
皇上之仁明能以禮待臣進退去就未至決裂也
又何必過於牽留如慈父之以姑息爲愛而
終敗其子也故臣前後求去之疏已百餘通
皇上之特兪與
批答臣疏中下為臣者而請之二字一淚蓋臣
之請與
皇上之留其辭皆已兩窮而無可復措臣非但自
苦亦苦
皇上矣惟望

皇上察臣之情度臣之勢憫臣積勞久病速放臣

歸臣雖跧伏海濱耿耿之私固無一日不在

皇上左右即

皇上念臣在

朝在野亦何以異乎何必縶臣於此爲也臣不

勝悚息冐昧塵瀆之至奉

聖旨朕以卿獨任有年忠勞可念故特允所請增

置二輔共效贊襄今道南未即至卿若必去政

本仍從之人豈前日求補之意且潔身體國孰

爲重輕卿宜亟挽去思即出輔理稱朕始終倚

毗之懷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初二日

新雁奏草卷之二十八終